

晴空微澜

高瑞沅◎著

生活，只是一种立体的方程式
因为有你因素，我的存在，而不断变化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QINGKONG WEILAN

晴空微澜

高瑞沅◎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晴空微澜 / 高瑞沣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48-2134-6

I. ①晴…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576 号

责任编辑: 常晓武 美术编辑: 张 凯 封面设计: 张 凯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马 婕
社 长: 黄 俭 总 编 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45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册 定价: 17.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序1 愿红尘扰攘的浮世中，容得下痴心的小儿女

初识高瑞沅，他是采访者，我是受访者，他在采访中对我的写作灵感、写作技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正在为遇到一个懂得我的作品的记者而高兴时，转眼间就看到他自己的首部小说《5cm微蓝》出版了，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的恳切里有着另外一层私心，就像武侠小说里同样学剑的武林中人，遇见别人练习剑法，总是忍不住跃跃欲试，问询一二。

写小说如同练剑，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每个人的方式中必然都包括着勤奋。

对于高瑞沅的敬业态度我一直是很欣赏的，从当初他做采访时体现出的真诚、谦虚，以及对我的作品所体现出的熟悉程度就可见一斑，而从他的《5cm微蓝》开始，《建党伟业》、《晴空微澜》等一部部作品中体现出的成长和突破就更能见出他的认真了。

如果说他的处女作《5cm微蓝》所描绘的唯美而纠结的爱情还仍显过于偶像剧的话，这本《晴空微澜》中的嫉妒、欺骗、交易、茫然、守护等则让我看到了现实的残酷、生活的无奈，以及因此而显得弥足珍贵的对爱情的纯真与坚守，对友情的隐忍与包容。

因为题材的相似性，也许你会希望听到我对于本书和《星光璀璨》的对比，在此我先卖个关子，希望这个答案在你读完两本书后自己做出。唯有一点可以透露的是，虽然爱情是我们这两本书共同的情绪，但由于所处工作环境的不同，高瑞沅比我更了解娱乐圈的真相，所以对于

书中涉及的娱乐圈规则我倒是怀着一窥究竟的心态去了解。

曾被人问起为什么要写爱情小说，为什么总是写悲剧，我总回答说希望所有读者看见的悲剧都只存在于小说里，而希望现实中的他们只有幸福。不知道高瑞沣是否也有着和我一样的理念，但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对爱的遗憾与歉疚，更看到了对爱的信仰与希望。这种信仰与希望，对于我们这个浮华世间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希望每一个人，在看过本书后，都能将悲伤与惋惜定格在书页上，希望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纯粹而温暖的爱，希望十丈红尘扰攘的浮世中，能容得下一对对痴心的小儿女。

青春文学作家 匪我思存

2011年6月

序2 关于爱情

爱情是什么？

有人说，爱情只存在于少年男女心间，因为只有处于那个年代的人，对他人毫无防备，对世界充满幻想，才会迫不及待倾囊付出所有去爱一个人。

在高端洋清淡如烟清丽如云的字句里，总是会幻化出久违的初恋画面，会不经意就这样被他打动——

“我喜欢站在你的左边，那里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如果世界在下一刻毁灭，我多想念着你的名字上天堂……”

“你知道吗？我喜爱在夏天折纸飞机啊！就像拥抱你一样……”

清新如风的文字，叮叮咚咚犹如棋子落在玉盘。

我想：不久之后，必然会有纯真的爱情信仰者，将这样唯美真挚的句子，端端正正摘抄在自己的博客或者日记本里，留一段温存的记忆于成长的年轮里。

美好的文字有音乐的质感，在袅袅咖啡香里啾啾呀呀地唱将开来。

不管世界如何转变，简单和纯真都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也是永恒的美好的。

若你此刻忧愁满怀，不如且翻阅这本书，其间的温暖必然会抚平你宽阔额角的伤痕。

若你此刻想念你已经消失于千山万水人海中的初恋，且请驻足阅

读，黑白字里总会跳出一段来和你的如水记忆产生震颤共鸣。

爱一个人，要全心全意。

爱一本书，要在纸笺上刻下你的专属指痕。

爱上一个才子，就与他隔纸赤诚相见，倾心而谈。

天空晴朗无垠，而飞鸟已然掠过。

是为序。

情感作家 晓丹叮咚

2011年6月

目录

第一章 生活，是一种立体的方程式 • 1

你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我，我的一颦一笑也将牵动着你。

生活，只是一种立体的方程式。

因为有你的因素，我的存在，而不断变化。

第二章 回忆，就是神经末梢的微光闪烁 • 29

还记得那一个个生命的片段、生活的场景，抑或是唇边眉梢最浅显的微笑吗？

它们都已经成为一个个小小的影像，在脑海里不断盘旋浮沉。

在大脑里，它们仅仅是神经末梢保留记忆的一抹微光，闪烁在呼吸的最深处。

如果时间能把我对你的思念稀释掉，我就不会在每天醒来的时候莫名地失神。

你是我逃脱不了的一弯青痕。

第三章 繁华，其实源于每个人的内心寂寞 • 63

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依然上演着或悲或喜，或者永远没有结局的戏剧。

世界不会因为谁而停止，依然是那样波澜不惊。

繁华就是这么热闹，而人心却依旧寂寞。

第四章 陪伴，谁始终是谁的方向？ • 101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假装懂得了用笑容来表示坚强。

想要到黑夜那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
一个人在路上，怎么会变得那么漫长？
谁始终是谁的方向？
还是试着藏在内心深处，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第五章 人生，若然只是初相见 · 147

遇见，那样地顺理成章进入彼此的生命，
随着时日的增加而熟悉大家的秉性。
心情日记的扉页上会落满那点点滴滴的墨渍。
爱情、友情，曾经彼此珍惜，缘分的结识。
往昔会渐行渐远。
不美好的、失望的都将破裂。
若然只是初相见，或许依旧是憨厚，才最完满。

第六章 离开，是不是为了回来？ · 185

如果我能回到从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
不是因为后悔，而是，我不能面对没有你的结局。
相信吗？
我并没有特别地想念你。
只是，我听人家说，当你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一笔一画认真地写他的名字。
于是，我就写下了你的名字。
是不是很矛盾？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一边努力想要忘记你，
一边却拼命在心里刻下你的样子。
可是努力却终不敌拼命。

后记 · 203

由衷感谢 · 204

◎ 第一章

● 生活，是一种立体的方程式

你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我，我的一颦一笑也将牵动着你。

生活，只是一种立体的方程式。

因为有你因素，我的存在，而不断变化。

(一)

灯光刹那间亮起，无数白色的光球充斥着眼睛，扩散了若泮的瞳孔。
躺在手术台上的僵硬的身体冰凉冰凉的。

打了麻药还会有冷暖的感知吗？

还是，只是潜意识？

整个手术室里泛着金属的冷光。护士们掩住血色的嘴唇轻笑着，唧唧喳喳地讨论着男孩那结实而性感的身體，仿佛病人并不在场似的。

她们难道以为麻醉剂也麻醉了若泮的听觉？

若泮想起小时候家里专门去乡下点杀整猪的场面。猪被七八个壮汉摁住，淋了开水，把毛刮了，露出白白的皮肤。喉咙被烧红的刀刃一刀戳入，潺潺向外放着鲜血。猪的眼睛有些哀怨地看着周围的人，惊恐地等待着生命一分一秒地从自己的体内抽离而去。猪的四肢不停地颤抖着，嘴里冒着白沫，鼻孔里呼出热气，偶尔会尽力发出一声声垂死的哀嚎，直到血流尽了，眼睛却还没有完全闭上。

刺眸的光芒摧残着眼球，若泮却无力闭眼逃避。在眼前的光亮达到极限时，骤然间一片漆黑。

是准备开肠破肚了吗？

杀猪的场景还在若泮的脑海里旋转着，屠宰场四周的人围观着，指指点点，嬉笑议论。若泮突然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就是这样一头猪。

麻醉药开始完全发挥作用了，若泮在半梦半醒中，感觉到医生戴着塑胶手套捧起自己的脸，听到机器划开鼻子软骨的咔嚓声，以及金属齿轮慢慢在下颌骨处均匀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在毛骨悚然的感觉侵袭全身后，若泮脑袋一沉便彻底地睡了过去，连神经也都暂时失去了知觉……

护士的纤手捧着的不锈钢托盘里，是男孩脸上的零部件。他那残留着猩红色的血迹的脸庞正中位置，只剩下两个黑色的小小呼吸孔在向外不停地冒着热气。一切画面仍是那么的记忆犹新。

突然，手术台上的自己好像清醒了过来，呆呆地睁大眼睛，眼睁睁看着医生手中冰冷的手术刀和止血钳切割着自己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如白花的猪肉一样，脸上的皮肤翻卷出紫色的血管，呈现着暗红的肌理。

呼！若泮一下子从噩梦里惊醒，双目圆睁，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张开嘴大口大口呼吸着。

巨大的白色大床斜对着的大镜子上，光滑洁净的镜面反射着水银似的光芒。若泮再次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英俊无比的脸庞，高挺略带欧式的鼻子，深邃的眼睛，丰润且微微上翘的嘴唇，突出的尖尖的下巴。每一个部位都是那么完美无瑕，贴合着人体学的黄金比例。

男孩的手指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脸，柔和的月光好像为这副迷人的脸庞镀上一层淡薄清凉的釉色，让男孩的皮肤好到不像话。他就像一个艺术品，一件需要精心呵护的精美瓷器。

等梦中的惊恐及自我欣赏的激动都平复下来的时候，若泮轻描淡写地按下了手机的快捷键。嘟嘟的声音只响了两下，清晰好听的女声如约而

至：“我是娜娜，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就好像她事先便知道会有这通电话一样。

实际上就在三十秒前，娜娜脸上还敷着面膜，抱着抱枕，做着老板发奖金、若泮投怀送抱的美梦。然而，当“爷爷，您孙子来电话啦！”这个在夜晚时刻特设的最高音量的来电铃声响起后，娜娜便立刻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在被窝里稍息立正，然后咬着牙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最后，她及时地拿过手机用最甜美的声音接听她上司若泮的电话，当然，也将态度很快地调整回到“孙子”的状态。

“娜娜，明天早上我想吃馄饨！”

“呃……”

嘟的一声通话结束。若泮根本就没有留给她说话、回答，甚至是答应的余地。娜娜摇晃着脑袋，再次清醒了一下自己的脑筋，眼睛却不由自主地闭上，躺在床上玉体横陈，揉着可怜的小耳朵，它还在因为刚才的那记重重的耳光而嗡嗡作响。

“爷爷，您孙子来电话啦！”高音再一次划破寂静的夜空，娜娜这次在响了一声后，就立刻接了起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哦，我发现已经凌晨三点了，打扰到你睡觉真是不好意思。”从他的声音里娜娜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内疚的情绪存在。她甚至隔着北京的三环、四环路，以及无数个小区，俨然看到他厚颜无耻的嘴脸。

“没关系的，我也才刚刚睡着。”她努力保持着唇边的微笑。

“哦，那就好。记得馄饨汤里不要放紫菜。”

“MD，这个月第八次了！”挂断电话，娜娜无法抑制地对着自己的手机狂吼，因为她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个男人的变态要求怎么能比自己的例假来得还要勤快。

又睡不着了，她睁眼看着家里半开的素色窗帘，还有露在外面的漆黑夜晚。墨色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晕染出一抹殷红。

(二)

发红的血液在针尖刺入血管的顷刻，急速游离到输液胶管又很快回流进体内。医院急症室里，顾如芳正一脸不平衡地看着护士一针就找到了珍筝妈的血管，而就在几天前，她自己感冒输液的时候，护士则毫不客气地狠狠扎了她十几针，并在她可怜兮兮且夹杂着悲愤的目光下，很官方地将此事归罪到顾如芳自己身上——人太胖，皮下血管不明显。

病房里还有位模样酷似凤姐的女孩，显然被她那和武大郎身高有一拼的男朋友送来的一束粉色玫瑰给撩动得矫情了起来。她高涨的情绪和充满张力的演技，足以让病房里的所有人都以为这里就是重症监护室，正在现场直播的是一场人间的生离死别。

眼泪、热吻加上僵硬的肢体交缠，伴随着叽里咕噜嘴唇碰撞的声响，“凤姐”和“武大郎”神情享受地在医院难闻的消毒药水味道里，无畏地用嘴唇传递着流感病毒，并且以每秒三十迈的速度不断重复着。

实在是因为画面太过刺激，余珍筝忍不住发出一声干呕，好死不死地就紧接在他们双唇分离而口水藕断丝连之时，珍筝赶紧加了个“啊”字，并巧妙地补上一句后缀，让整句话听起来像是：“哇！好浪漫啊！”

显然，这句话极大地满足了“凤姐”的虚荣心，在抹干净脸上不知道是口水还是泪水的液体后，她向珍筝投来赞许的目光。当然，她最后并没有忘记用眼珠向上翻来结束整个动作，以鄙视余珍筝貌似羡慕嫉妒恨的语气。

“如果，用流年不利这样迷信的说法来解释这次意外，你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对吧？”医院过道里顾如芳边走边不安地扳弄着短粗的手指，认真地问。

“嗯。”余珍筝停住脚步抱着肩膀点点头。

“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阐释整件事情，对吧？”

“嗯。”余珍箏依然不动声色地想要看她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刚刚出现的满月说明你会遇到一些麻烦，而掌控你的火星将经过金牛宫，所以你的金钱在最近会成为更大的焦点。每当火星像现在一样处于你的第二宫的时候，你会有花更多钱的驱动力。比如，今天的医疗费。”顾如芳虚晃着眼神故意压低声音努力制造着神秘感。

作为一位忠实的“天文爱好者”，昨天半夜，顾如芳在脸上涂满厚厚的火山灰面膜躺在寝室床上研究星盘时，突然发现好友余珍箏因为火星的逆势走向，恐怕将会有一场浩劫，而就在她连夜赶到余珍箏家想要提前通知珍箏时，她自己幸运地变成了这场浩劫的见证者，前来为她开门的珍箏妈被一脸涂满“稀泥”的顾如芳吓到了魂飞魄散。

“所以，你要把整个事件都归罪到该死的火星和月亮上对吗？”余珍箏的反应相当敏捷。

“如果你要这么认为，也是可以的！”顾如芳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说。

余珍箏无言，转身愤怒地拂袖而去。

被丢下的顾如芳站在原地，不服气地急速拦住一位路人大姐，指着自己敷满“稀泥”的面孔问道：“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哇！见鬼啦！”就在她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大姐已经吓得披头散发地把手中的药盒天女散花般地兜头扔了过来。

（三）

顾如芳给余珍箏半夜带来的不仅仅只有惊吓，还有林微微彻夜未归的秘密消息。离开医院的余珍箏轻轻叩响许格飞的家门。她知道许格飞那套位于市中心的一百五十多平方米三居室，必定正遭受着他的恣意糟践。

房间里不出意外的乱七八糟，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但是，即使

家里乱得像狗窝像猪圈，似乎也掩盖不了他那净白如玉的面庞所散发的魅力，阻挡不了自己想要前来的冲动。

余珍箏卷起袖口，弯腰埋头帮他收拾，许格飞却连忙拉住她的手阻止道：“这种事不应该你做。”

“难道该林微微来做？”余珍箏轻笑着摇了摇头。

“你心情不好？”他倒是看出了些端倪，言语间不由得多加了点温柔。

“林微微和管晴朗分手了。”这股温柔竟然会让自己有些安慰和释怀，余珍箏再抬头时，深吸一口气，答得很是坦白。

“哦。”许格飞放开她的手，“那你想怎么样？”

“我可以怎样？”她反问他。

“我不知道。”他却答得如此敷衍。

“或者，我帮你把他抢回来吧？”同样的话，没想到今时今日还能再次响彻耳边，许格飞提起背包，在门边穿鞋的时候只留下句“谢谢”。

（四）

三里屯南口一辆辆出租车排着长队，接载着一个个挥霍了一夜青春、从酒吧的黝黑洞口里钻出来的红男绿女们。他们的梦想正在以不同形式在这个国度的城市里贩卖着，只是因为城市单调的灯红酒绿当中，需要一些有关梦想的幻影和色彩来衬托其巍峨博大。

早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门口永远站着满满当当的人，等待那些被称为“群头”的人选上，并带领他们去奔赴临时的片场。“群戏”、“小特”、“大特”，在这里用二十块、五十块和一百块的人民币面值划分得详细而清楚。

林微微在第三次感觉到左后方跟踪的目光时停住了脚步。被一盏盏路

灯燎燃的天空在她眸中闪现着迷幻的光，本该是温暖的色调却蔓延着冰寒的气息。她眯起眼转过头，视线锁住一个高高的黑影，大惊之下赶紧提步转身疾走，直到气喘吁吁时才又一次停住，此刻却没有被监视的感觉。林微微暗笑自己，是太过敏感了吧。

摊开自己莹润如酥的小手，一个心形的二十块钱被紧握得稍有些变形，这是她今天做群众演员的酬劳。

路灯仍然挂在头顶，即使到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它们依旧不知疲惫地亮着。仰头时，同样是暖色的光芒却没有太阳的那种炙烈锐利，懒懒地洒在身上。

林微微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不经意地把那颗“心”捏紧松开再捏紧，纸面棱角的质感始终磨刺着娇嫩的掌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微微发现自己特别喜欢走路，不去逛任何的商店，只是单纯地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她觉得人生有时候就和这走路一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一定要有方向和目标，因为即使原本以为已经确定的终点或目标，也会轻易地便灰飞烟灭。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晃荡着，也许是一分钟，也许已经一辈子。林微微百无聊赖地想着。

滴滴的汽车鸣笛声在她身后响起。“还在发什么呆呢？上车！”许格飞声音里透着疲惫，自己已经像没头苍蝇般开车兜了好几圈，才把这个白痴找到。

林微微转头看见许格飞那张熟悉的脸，就好似在海上独自漂浮了很久，终于看到灯塔的船只，脸上久违的笑容此刻突然想要绽放却被刹那间收住。

“白痴！”好久没有听到他照例的口头禅。

“你就不会打个车回学校吗？你知道已经几点了吗？你知道一个女孩子这样在外面有多危险吗？”刚上车还没有坐稳，耳朵里就已经塞满了他的说教。